

皇明法傳錄嘉隆紀

皇明法傳全錄嘉隆紀卷之二

西湖 高汝棡 輯

高 昇 校
代 校

已丑嘉靖八年 正月朔風霾晦如夕○二月王守仁
因病篤離任道歿南安守仁方圖離任不暇奏請吏部
以情有可原乞從寬宥上謂擅離重地非事君之道况
學術事功多有可議命會官集議科臣周延疏揀謫補
外先是守仁抱病謂翁萬達曰田州事非我本心後世
誰諒我者蓋守仁起用皆導之力導議禮致位卿輔欲
立奇功會安南有亂興可傳檄取之乃陰以意寓書授

肥之愚功
如此

新建若專爲思田者寔密採安南要領會守仁卒乃以
檀離重鎮咎之竟奪伯爵

射時兩却

文成榆宸濠靖田州平八寨勲猷彰彰胡以逮華
歲至隆慶間還得贈伯爵謚文成一時公論快之
甲辰上以春早躬禱于南郊山川社稷不雨御製禱
雨不應自咎說示戒臣○以山保吏部尚書桂萼爲武

切中民情
可見施行

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三月食事林希元上荒政
言言救荒有二難日得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日極貧民
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日垂死
貧民急餽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病貧民急湯水既死
貧民急墓塋遺棄小兒急救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

車日節慎
顧名大有
河思

權日借官錢以糶糶與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
六禁日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糶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
有三戒日戒遲緩戒徇文戒遣使上以其切于救民皆
從之○命工部大庫名日節慎○廷試賜羅洪先等三
百三十三人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四月楊一清等循
例選庶吉士以唐順之三人爲冠而續取胡經等二十
人上日今後不必選有學行卓異者吏部訪奏以備
擢用有弗稱者令外補○命脩會典○六月時温州有
海賊之警有逃軍之變江陰有侯仲金殺主簿之亂科
臣夏言請設都御史巡視浙江及江淮總兵官以備江

世宗即位
召一清
劉名
高亮繼
之

濬、控制九江、安慶、淮揚、蘇松諸郡，從之。○八月，科臣陸
粲言：「璉雖狠愎自用，執拘多私，而其術猶疎，爲害猶淺。
尋外若寬迂，中實陰刻，恆忍之毒一發于心，如蛇虺猛
獸，犯者必死。宜速加誅竄。」上曰：「負君忘義，朕不敢私。」
于是令璉本職還家省改，以資後用。尋致仕。○九月，禁臺
諫風聞彈劾。○楊一清致仕後，召張璉入內閣辦事。時
張桂言事相左，忿激不相下。科臣孫應奎、陸粲劾之。上
下勅暴其罪狀，令璉還家。愴悟，璉既行，霍輜疏列楊一
清二十四罪。帝乃召璉還。時有朱繼宗者，以他事下獄。
詞連一清，謂受張客金，私與錦衣指揮。上怒，欲逮粲。

璉力解得免姑令自引一清請乞休免之○十月朔日
有食之○虜酋吉囊俺答寇榆林寧夏塞王璉督兵禦
之虜得利去璉請自蘭洮盡榆林三千餘里築塔堅固
民賴以安○雲南巡撫歐陽重以衛軍多異姓月伍其
餐餉者令覈之諸冑者怨聚衆擲瓦礫毀門重皇遽給
餉如初巡按劉臯劾重及黔國公沐紹勲太監杜庚
上令致仕劉臯糾劾太過謫補外科臣夏言曰撫按卹
命萬里之外操紀舒慘人莫之違者所以導朝廷重
名分也軍卒一譁而撫按皆罷謂紀綱法度何帝切責
之○乾清宮內西七所房災○十一月陝西僉事齊之

蓬子封題

附之點然
何早監門
之於

驚言臣自七月中由舒霍逾汝寧目擊光息蔡穎間蝗
食禾穗殆盡及經潼關晚禾無遺流民載道偶見居民
刈獲喜而問之答曰蓬也有綿刺二種子可爲粥饑民
仰此而活者五年矣見有以麵食者取啖之蜚口溢腹
嘔逆移日小民困苦可勝道哉謹將蓬子封題齎獻乞
頒臣工使知民瘼及陳大可愛之事三深可惜之弊四
下所司○十二月虜寇大同偏頭諸關本兵推都御史
王憲提兵討之憲抗言峻拒科臣夏言劾憲臨事畏避
失色闕廷上怒削其籍○是月羌戎寇鞏昌提督軍
務王瓊勦平之先是烏思藏朵甘等羌受官人貢世爲

北魏後
防大境
欲于境
河爾間
城廣
使修
使得
者其
策

唐

頌敬一箴

藩籬成化後稍稍爲邊患嘉靖初都督鄭卿討之不克
繇是歲入殺掠隴右騷動王瓊謀欲候彼入境卽以大
兵檣其巢羗人畏之是歲官兵北征羗乘虛入寇鞏昌
上命瓊討之瓊計欲撫四千开必勦先零乃遣遊擊彭
威都督劉文率兵自固原至洮泯分據要害且撫且勦
凡撫定六十五族勦破一十六族斬首百有七十西鄙
以寧○時隆冬無雪上躬禱得雪親詣壇謝方獻夫
穆孔暉各獻靈雪賦頌及詩歌上優詔報聞○胡世
寧致仕以李承勛爲兵部尙書

庚寅嘉靖九年正月頌敬一箴于天下學校○二月

頤大學衍義
皇后親養

給事中夏言奏查勘順天府田請改各莊田爲親蠶厥
公桑園以備宮中之蠶。上以其疏示璵璉請擇建壇
制詔如議行。○頤大學衍義于廷臣。○皇后行親蠶禮
于北郊祭先蠶氏。○三月夏言疏古者祀天于南郊祭
地于方澤兆于南郊瘞于北郊順天地之宜審陰陽之
位也至祖宗之配享諸壇之從事合祀之不經乞勅多
官集議以求至當。帝嘉納之賜四品服霍韜言親蠶
爲亂成法分郊爲紊朝政。帝怒韜要名沽直械送都
察院議罪御史鄧文憲言郊祀親蠶之議夏言未必是
而霍韜未必非且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親蠶郊外則

率滿之憂
其功當以
文定為第

為其事不
居其功者
終春秋禮
唐之世惟
少伯子房

內外失聞更乞斟酌裁定。上責憲附和降邊方雜職。

○詔建南北郊及朝日夕月禮。

建園丘于南郊其北為皇寧宇建方澤于北郊其南為皇祫室作朝日壇于東郊夕月壇于西郊。

兵部尚書伍文定卒。

高汝栻曰文定先平桃源賊既擒永豐巨寇又平揚州賊袁濠反舟萬艘蔽江而下文定立矢石間督戰炮火燄其鬚不動潛為火具乘風縱擊大敗之獲寧王昔雷萬春回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燄其鬚而不動。條哉職世一轍也惜乎其未易名尚為闕典。

六月禮官李時與璵等議姚廣孝雖有帷幄功既有崇

秩以償其勞矣復削髮披緇配享太廟似所未安宜移

祀大興隆寺從之。

高汝栻曰姚少師料敵成功猶然祀大興隆寺可謂斷然。

白永寧州
耳得廣孝
庚凡三人
前四

如此正書
卒主按劍
其其疏論
中大烈
之說

皇明法傳錄卷二十一

外矣不志生前之榮豈愛身後之名乎敬以左道斥
之祇見學之不通方也若以為僧高皇帝微時起
家神子將還不得配天與朝歌之廢屠辛野
之耕田皆齒于公族甚矣乎敬之固也

大明集禮書成上親序之七月兵部主事趙時春言
通者因災求言之詔未乾而慶賀聖瑞之奏屢至蓋緣
重寶縣官以河清受賞而汪鉉遂進甘露徐璿及范仲
斌進瑞麥指揮張揖又進嘉禾汪鉉楊東又進鹽花禮
部又再請賀夫仲斌之流委瑣卑微不足責也汪鉉徐
璿楊東等叨列憲臣禮官李時官居八座乃亦昧義邀
利罔上要君此小臣所以撫膺而流涕者也乞以加禁
遏因條陳時務最大者四曰崇治本信號令廣延覽知

廉耻最急者三日惜人才固邊圉正治教甄上下備衣
衛拷訊○九月總制三邊王瓊奏寧夏一鎮接莊堡墩
臺爲西北第一大事請發官軍十萬乘時修復墩堡邊
圉詔如議行○太子太保兵部尙書胡世寧卒 贈少
保謚肅敏

世寧仁和人少以氣節行誼相策勵關熱世務治廣
西太平時置刻宿弊取土苗一以威信至于平太苗
思明叛族華林瑪瑙桃源大盜皆功績之表表者復
濫將反世寧預策其異上疏乞以禮法裁制濫太恨
之構下獄衣獄潦敗卽軍中拜食都御史嘉靖初既
典大政侃侃持論而立朝殊多抵忤至建國留都新
河及開闢以棄哈密
二議尤爲謀國石畫

大學士楊一清卒清爲人量宏識遠有文武長才功烈

在陝猶著。嘗創修花馬池邊墻。圖復河套。及剿逐濠西。通虜。皆有成策。事多未竟。張永之誅劉瑾。謀出一清。故以永薦入。多爲言者所詆。已而璉等以大禮議合力爲薦。引清亦盡心贊。璉時璉等柄國。清稍示裁抑。其當極力攻之。誣以賊罪。清旣去。復與大獄。證成其罪。削籍里居。忽忽不樂。發疽死死之前數日。猶自疏解。言身被職汚死不瞑目。上聞而悼之。至戊申始贈太保。謚文襄。

一清卒之夕。寒風驟驟。堂戶閉者。皆洞開。有一卒過其門。恍惚見一黃輿出。騎從旌旗甚盛。卒私念曰。吾聞其病。今將何之。宜病起耶。及開出大市。又遇之。天明方聞歿矣。一清之無子也。人勸其納寵。公峻拒之。及年已六十。勸愈力。拒益甚。時多健羨其德。道夫人將喪。一清以後事詢之。夫人曰。我別無所蓄。但

我與君做一世夫妻。我王今猶處子耳。由是人始知公爲天閼。鄭淡泉云。還卷生而隱宮。貌類寺人。殆以是夫。

十月桂萼因章 聖皇太后御製女訓一書 上准行

之序下部議以萼所陳胎教之儀諸母之擇子師之慎所以爲天下根本之慮爲至子神孫脩德養身之助其關係甚大宜書諸御屏或訓諸宮闈以爲先事之備其女訓之學贅賸之教媒氏之正又所以推其教于天下者宜崇陰教以敦女習但其贅賸人只許記古詩及女訓等書以勸誘風俗不得記誦淫詞婚姻違祖訓嚴禁指腹結襟之弊○降翰林院編脩徐階爲延平府推官先

此辨固自
似侃亦見
有胆

是張璠既得幸在內閣，緣上意請正孔廟祀，抑絀王統。下儒臣議，相顧攝誓，毋敢共同編脩。徐階獨條具其三，不必五，不可狀其晰疏上。璠乃盛氣召階于朝房，面詰之。徐理前說至。高皇帝蓋革岳瀆號，獨不革孔子號，何也？時璠語遁，乃曰：高帝少時作耳，何可據也？階對曰：高帝定天下，而議禮寧少耶？且聖人之文，無老少不爾。明公議四郊，何以據高帝少作也？璠頰盡發赤，復謂曰：爾乃塑像古禮，否？對曰：塑像雖非古，然既肖而師事之，又何忍毀也？璠曰：程子有云：一毫髮不似我親，何以親名之？階曰：有一毫髮似吾親，毀之可乎？且公能必列聖。

之御容。毫髮之皆似乎哉。而何以處之。璵語雖塞。益怒。曰。若叛我階。曰。叛者生于附者也。某故未嘗附明公。何以得言叛。于是桂萼翟鑾咸爲階股。果強之謝。階弗應。而出。于是上亦緣璵之意。爲說以辯。而階具疏請罪。獨言不稱職。當罷。不言議非。是有旨得補。延平府推官。器註。○改孔子爲先師。易象爲主。邊豆用十。樂用六。伶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以顏無繇。曾點。孟孫氏罷。從祀。申黨。公伯寮等。改祀林放。遽瑗等。于鄉。增入后。茶王通。歐陽脩。胡瑗。蔡文定等。俱從張璵議也。○十一月。南郊禮成。詔寬恤天下。

辛卯嘉靖十年正月。上幸大祀殿禮畢。諭張璁曰。朕欲自今春享奉。太祖居中。太宗而下。各居一室。行時享禮。其三時聚于太祖之室。昭穆相向。行時祫禮。季各中甸。擇日大祫。以德祖居中。合懿仁以下。同事于太廟。親王功臣配食兩廡。以存太祖當代之制。歲暮序行于率先殿。庶祭義或明邪。論勿戚。卽會李時獻上。或咨夏言助之。璁如論議。聞允行。乃命祠官設幣如九廟狀。舉太祖南向。而羣廟通遷就室。各南向。退德祖于祧殿。不預時享。詔吏禮二部。循洪武十九年後弘治十一年前例。三途並用。務得人以稱朕用賢之意。桂

等乞歸尋卒贈太傅諡文襄

文襄一言適合朕意通顯偉才雄略誠有足自慰者
既與張文忠以意氣相激交道不終其榮然之故能
哉

進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李時爲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
事○張璵以名有嫌御諱請易上賜名孚敬字懋恭御
書賜之○二月春分日行朝日禮于東郊○三月定丙
辛年夏行禘禮于太廟神牌稱皇初祖帝神○耕籍田
○冊九嬪○駕幸西苑召張孚敬李時至大液池賜酒
饌珍餌○御製西苑視穀祇先蠶壇位賦手授孚敬因
命賡和以寓儆戒意後數日併裝成帙名曰咏和錄○

君臣太友

御製咏和
錄

尚書李承勛卒遣官祭之贈少保謚康惠○五月旱
上親禱雨于殿陛○閏六月雷震午門西角樓上御
製祝文行露告禮併詔脩省○行人司正行人薛公侃
見上無嗣乃草疏請擇親王一人迎取入京司香疏
具未上太常寺卿彭澤與侃同年偶見之謬加贊賞且
曰願携歸細閱時吏部侍郎徐縉爲國子生詹榮所訐
澤謀代之乃僞爲縉書具黃精白鴈遺孚敬以激怒之
而因喉孚敬劾去縉及縉斥吏部推澤代縉上意欲
用夏言澤遂謀傾言待疏獻孚敬曰此疏出夏言筆也
將上矣孚敬愕然密以聞上澤乃詒侃曰相君見疏

謝夫志富
貴無所不
至矣澤不
獨欲得侍
郎耳乃下
石于徐緡
設宴于薛
侃借乘嘉
之手以傾
人假令其
計行而澤
既居位
能不惴死
耶

侃亦是一
條士

草深嘆忠愛胡不上侃猶豫擇坐超上之上大怒命
速繫侃時上御文華殿召平敬問狀對以夏言所筆
次召言示之問可否對曰陛下春秋富前星方耀安
得此不祥語上意其詭對命出待訊言出侃已械至
羣臣會鞠言未知當鞠猶然就列時刑部尚書許讚都
御史汪鉉以被論注籍平敬超令出比至平敬首詰侃
曰誰使爾為此侃曰我自爲之誰使我者平敬曰聞夏
言主此胡不吐侃曰言雖同年久不通刺何得相誣初
草此疏唯彭澤見之謂携白相君相君亟賞再四超上
侃乃上是相君固教侃上也胡爲妄及不相聞之夏言

言是時
上徹群
心是之所
以此必欲
沮之耳

耶汪鉞從傍大言曰言實主之何歸稱無吾與爾矢對
神發誓言不勝憤擊案大言曰奸賊爾主此反陷忠良
耶嘗與汝面奏乎敬怒趨入左掖門言排闥尾其後關
者不納乎敬入奏言就史館草疏欲上頃之命逮言詔
獄前勿拷掠比兩訊侃曰言實不知惟歐陽德黃宗明
及弟僑見起草耳時給事中孫應奎葉洪面斥乎敬愴
壬疏劾之乎敬請逮德宗明僑應奎洪俱下獄向訊明
日從鞫侃五毒備至曰必欲扳夏言請釋我繫矢諸天
則可諸泄訊者縮不敢言獨戶部尚書梁材大理丞周
鳳鳴論言無罪是日獄仍未決又四日甲寅慧山東井

明穆宗

聖諭明見
萬里

上知侃寃乃命司禮太監張佐出訊令孚敬坐閣中勿
出此訊彭澤見孚敬不在不敢復誣言侃對薄曰鍛鍊
羅織非聖朝美事萬死唯侃爲之聖上至明
不免爲太傅誤如侃至愚宜其爲彭澤誤佐等以聞
時命釋言德宗明等明日上詔羣臣至闕下諭曰薛
侃猖狂發言不諱法當重論彭澤狡詐交關口語且使
輔臣兩下攻擊情犯甚惡當遣戍邊張孚敬少有容之
量專事忌嫉勒令致仕夏言實不預知然擊案誣詬亦
宜有罪念受寃所激姑不問餘皆併釋于是彭澤戍山
西納贖爲民○彗星見于東井○八月行夕月禮

建無逸殿
幽風亭

皇明法傳錄 嘉隆卷二 十一
九月無逸殿、幽風亭成，書周書無逸篇御製文記之。

上御幽風亭，召翟鑾、李時、汪鉉同觀收穫，復諭曰：農之勞苦，見于紙上，不如親見之爲真我。聖祖嘗有訓曰：衣帛當思織婦之勞，食粟當念農夫之苦，以此觀之，果爲粒粒皆辛苦也。上命賜諸臣晏晏畢，上御無逸

殿之東室，又曰：無逸殿之作，雖以勸農而講學亦在其○中。經筵日講官仍各進講十月詩、無逸書各一篇。○十月建欽天閣，以履欽天記誦碑，追先開以履祖德詩碑，賜修撰倫以訓等恭和祖德詩及欽天記。○遣行人召張孚敬、房入大同塞，分路殺掠，遣將出京營兵禦之。

行祈殺禮

虜得利去兵遂不出

壬辰嘉靖十一年正月星隕于衛○南京御史馬敷等
十人劾尚書王瓊帝怒詔下獄○始行祈殺禮○以獻
皇所製含春堂詩傳訓三篇御書大篆 上所製祖德
詩敬一箴欽天誦記及內府書籍賜王瓊王憲等

三月廷試賜林大欽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虜入榆
林寨大掠○五月召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方獻夫
同張孚敬入閣辦事○夏言疏各夷朝貢有常期夷使
有定數載在舊典今土番投檄幾二百人以索牙木蘭
爲詞要賞不貲宜勅都御史趙載查勘定數勿貪納款

先見亦集

皇明通志卷二十一
之虛名失禦夷之上策允之○尙書王廷相條陳江

防事宜一留太倉兵備一員督理海濱以備盜一禁遣
沙船與販私鹽以肆標掠一港口要害之地宜復置建
船一督捕操江以時巡歷江道其新江口宜設官軍以
聽調遣疏上得旨兵備官不必多設餘俱如議行○太
子太保吏部尙書王瓊卒贈少保謚恭襄○歷代帝廟
成○彗星見東井芒長尺餘後東北行歷天津望宿芒
漸至丈餘掃太微垣諸星及角宿天門凡百十五日而
滅○以汪鋐爲吏部尙書科臣柴洪劾鋐奸暴帝怒命
奪洪俸○重刊二十一史成先是南京祭酒張邦奇請

柴洪有知
八之明

校刊史書。欲欽差官購索民間古板。上恐擾民。命將監藏十七史舊板。攷對脩補。仍取廣東宋史板付監。遼金二史原無板者。購求善本。翻刻以成全史。至是刊成。○七月黃河決魚臺。河道都御史戴時宗欲弃魚臺爲受水之渠。因而導之。使人昭陽湖道新開河。出留城金溝境山等處。乃易爲力。詔廷臣會議。○科臣魏良弼引古書上言。彗星晨見東方。是君臣爭。明彗孛入井。奸臣在側。張孚敬竊權驕橫。妖星示儆。實惟所召。孚敬疏辨。事俱報聞。給事中秦鰲劾孚敬強辯飾奸。媚嫉愈甚。乞亟罷黜。以回天意。上曰。秦鰲言出忠謹。今孚敬自陳。

魏良弼論
卓敬而手
敬致仕後
名論汪鑑
郭勛而名
職登平
之見知
上不如
與勛耶
謂與名
道際不

準致仕。○侍讀學士吳惠郭維藩進講惠請省無益之
費罷得已之役維藩請去操切更張之弊務敦厚博大
之體。上諭李時問之令條例以聞。○御史李朝綱言
內地鎮守地方本非令甲頃因大同失事能太監張傳
邊人舉手相慶嗣後請永不差補從之。○十月編脩楊
名上脩省疏言汪鑑小人之尤郭勛奸回之性而
與李時問言出一切並故權鑒之馬
陛下用之是偏于喜也言官終于廢棄是偏于怒也且
工作不可屢興禱祀不可累舉。上怒收繫械訊錢具
疏謂名與廷和同里思為報復。上益怒命究主使名
類死無所指兵部侍郎貴宗明疏排。上以宗明郎主

此三事
究行節
錄廣之
山其如
小行有

使之尤者併鞠之楊名成邊宗明調外任○上召見輔
臣李時等于文華西室諭以星變修省之意時條三事
一曰務安靜言宜勅羣僚遵奉舊章各安職守勿過論
以為高勿趨利以競進二曰惜人才言臣工觸冒刑章
者或出于朴忠發于狂直或昧于變通失于過誤乞勅
吏部非坐賦濫者稍加甄別三曰慎刑獄言近日刑官
新刻自明鍛鍊求合事本不大而重參兩請事實無干
而羅織逮繫乞勅法司痛革前弊苛刻者奏請除名淹
滯者考覆降調上令從實舉行○直隸巡按馮恩疏
言張孚敬之奸久露汪鉉方獻夫之奸不測陛下去

工作亦云
頌

子敬此言
世頗有之

張孚敬而不去此二人天下事未可知也臣謂孚敬根
本之善也鉉腹心之孽也獻夫門庭之孽也乞斬三奸
以應更新之象 帝怒逮繫卽訊○十一月四川巡撫
朱沛獻白兔汪鉉等各獻詩章○清獻殿翠芳亭錦芬
亭寶月亭工成

癸巳嘉靖十二年 正月召張孚敬○汪鉉許為恩請
不法事摘疏舉李時夏言等語當 上言太臣德祚祿
斬時鉉恨恩甚欲卽殺之孚敬曰不可此子立名念真
卽殺之吾儕任其死而遂成彌子之名姑縱之久且目
敗耳遂得長繫待死及朝審汪鉉以太宰東向坐恩故

字扶風
足案奸雄
之勝

王鳳洲
作此老傳

向關曉。鏐令番卒拽之西向。乃僵立曰。汝能殺我乎。死
且爲卿鬼。殺汝。鏐曰。吾且殺汝。侯爲厲來。未晚也。且而
自爲氣節乎。獄中受諸饒道。何節也。恩曰。忠難相恤。義
固當爾。且獄中死囚。豈有官爵。鬻人而婪其貨乎。汝受
某金。權都憲。某玉璫。起廢罪。可擢髮數耶。鏐起欲以手
批之。爲同僚所格。遂誓情真。應決。王廷相曰。不可。我
朝一百六十一年。不殺言官。吾儕安得作俑。帝微聞
其語。是歲遂免行刑。其母吳氏。擊登聞鼓。聲冤。子行可
請以身代。皆不報。甲午冬。行可于長安街刺血書疏。
自縛闕下。通政陳經見而憐之。爲引奏。帝動容曰。忠

天部町
錄當之
便生光

汪錄似
初目

孝乃出一家耶其貴之遂得戒死戊雷州○河南巡撫
吳山獻白鹿夏言請告廟許之○三月視大學○初開
經筵○夏言上所撰述四郊禮儀上褒美焉賜以
金幣○御羹餼堂祭酒林文俊請虞書益稷篇司業馬
汝驥講易順卦賜坐講畢諭諸生日治平之道備在六
經諸生宜講求力行以資治化○四月應天巡撫陳軫
獻白兔上曰白鹿鵲兔登至重出以明示天下勿來
獻尚書汪鑑作詩三章美上謙冲之德上褒答之
○總兵張輓奉勅統兵赴薊鎮勦寇奏言薊州一鎮分
為四派雖俱根本藩籬而密雲一路切近黃花鎮渤海

所天壽山諸陵外薄虜巢距京師一日而近實爲要害
而本鎮地廣兵少不敷戰守其潮河川古北口乃殘元
歸路廣可千騎方行尤當加備近者三衛乘隙竊發道
路益門萬一勾煽北虜擁衆深入卽徵調人馬難于策
應願及今預飭防禦謹條便宜六事一補缺伍二選丁
壯三增墩臺四嚴哨探五併村落大空竄坑從之土
御南城環碧殿閱馬馬有玉麟飛白玉訓碧玉驕照夜
壁銀河練瑤池駿飛雲白凡七召輔臣乎敬時獻夫俟
重華殿已而令入環碧賜茗共閱馬命至嘉樂館觀
花乘玉麟飛至重華殿進孚敬等于左室賜酒上製

古樂府七言律各二章示乎敬等命各和以獻

六月誓出畢昇○七月本兵奏甘肅在河外歲費縣官
官錢宜復屯政從之○八月皇第一子生詔寬恤天下
○九月薦西苑新稻于內殿○賜夏言御史秩宗二字
○召原任兵侍郎黃宗明爲禮部右侍郎時侍郎缺吏
部推者上皆不用宗明前以論放編脩揚名出爲福
建參政至是特旨召用之○都御史王廷相上御
史條例六事一日御史職在除奸革弊令天下官邪民
玩甚矣而御史出巡祇作威福以聳觀聽同事諮詢以
察下情自今按部但有奸弊發覺卽置之法以肅風紀

一日御史職在伸冤理枉。今權門利害如響。富室財滿。通神。鈍口奪于佞詞。人命輕于酷吏。自今務虛心推鞠。但有冤獄。弗拘成案。卽與辯明。一日御史職在激濁揚清。近所奏薦。不問人品第取趨承。至于論劾。類以一二質訥少文者塞責。其奸貪蠹耗。反以私意掩之。自今宜覈實考察。舉刺必合公議。一日御史所奏勘合公文。類皆重大事情。及官民冤狀。其漫無才智者。悉廢閣不省。而利巧偏私者。每遇事于利害。卽推避稽留。以致竟無歸結。自今須一一勘明銷繳。其最後二月付之代者。勘報。一日御史責在清修簡靜。邇者按部所出。導從如雲。

而又多挾屬吏供億不貲。自今宜省約騎從。禁止迎送。屬吏亦毋越境參謁。以爲民擾。一日撫按責在協和。共襄王事。邇者動以小忿。遂致構嫌。多以按臣不遜。致之自今。按臣之于撫臣。無論僉副。必側坐後班。以正體統。其有不遜如故者。以違憲論。上嘉納之。○張孚敬攝都察院。申明御史糾彈諸司。而御史不法。亦聽按察司糾彈。臺諫不得挾私報復。王廷相掌院。請如孚敬議。上曰。此祖制也。掌院多事姑息。巡按放縱。按司畏怯。殊非政體。令通諭行之。○星殞如雨。○皇子卒。○大同總兵李瑾。議于天城左。濠濠四十里。以遏虜騎。而檉楚。

甚急役卒王保等倡亂從者七十人共殺瑾巡撫潘倣疏鎮官苛刻激兵起變請置勿問總督劉源清請討之本兵王憲議討渠魁寬脅從降璽書責總制巡撫相機勦撫倣乃計擒首惡若干人時源清駐陽和下榜曰五堡之變朝廷大寬今復戕主帥天討必誅于是五堡遺孽皆懼洵洵源清曰甲申之役胡公師不臨城致有人言我當身討之乃率甲士三千入捕而所捕乃皆捕賊者因故誣之耳倣乃更捕八十人既夕請卒拒不納源清乃督兵入先遣僉事孫允中諭令釋兵以迎城中訛言兵來屠城更據城叛允中又擒二十人餘稍解散

國家記法
凌辱極矣
大同之嘆
勸不戰勝
撫不成和
猶且結盟
君子不能
無概焉

聖時法傳金剛嘉慶卷二
黎明源清斬關大殺五堡遺孽俱亂少頃邵永兵至亂
兵迎敵殺死衆將一人倣馳往諭應曰城外屍塞道矣
尚給我耶時本兵欲大發兵勦之乃以江桓總兵樊
祖逖撫既至繼祖請假金牌入城諭之蓋慮其北連虜
謀也源清乃言宗諸官悉以從賊本兵議速攻之源
清令郎中李文芝主事楚書穴城水灌之城守益堅後
潛出誘虜入寇以脅我師邵永禦之不利諸卒鼓譟應
虜引酋入城指代府爲爵虜留精騎犄角我師而分掠
應朔諸州諸路戒嚴帝納夏言謬諭曰叛卒謀殺主帥
法不可縱然特赦人耳邵永源清貪功害殺妄傳屠城

以致切內通虜大同北門要地。祖宗所遺必欲城破人滅縱使成功何由興復。今罪黜二人別遣大臣備虜密擒渠魁源清乞休乃以張瓚代爲總制瓚至下令毋攻城城卒登陴愬曰吾等非殺主帥者畏死自保耳瓚令楚書人諭用兵非朝廷意速獻首惡免死是夜卽斬倡亂三十餘級獻軍門繼祖乃入駐節撫諭賑濟瓚馳至退兵二舍外將士以次上謁厥明御史蘇佑亦至會飲城中大定虜聞之引去事聞久之速源清部永平獄源清削籍永降級立功潘倣孫允中原職致仕張瓚焚繼祖楚書等實齊有差○慈壽太后弟張鶴齡延齡

子昂無不
以言特畏
其勢耳竟
殺其父
其心默
耳者

與子昂下獄論死。先是延齡以曾祖事構獄得解。至是以女婢竊金施僧。遂執婢及僧杖死。焚其屍。時錢寧張銳及太監佛保郭大用等前後伏法。庄田第宅當沒官。延齡擇便美者輒價買之。爲山池臺榭多僭侈。踰制。奴畜指揮司聽爲之行。錢聰負延齡五百金索之急。遂拾曾祖所首事爲疏。將訐延齡。延齡遣人執聰發其家。櫬中得奏狀。榜聰百。置幽室中死。令聰子昂焚其屍。自是拆券捐責而稍優遇之。昂禁不敢言。然嘗憤晉仇。恨又別與百戶胡經及校尉阮彪有隙。至是仍拾聰前奏連及經彪等奏之。事下刑部。逮延齡并諸奴勘鞫。得其檀

實違制田宅及杖死僧婢司聰事有證其言陰謀不軌
歲遠無左驗以延齡係應謀親臣請教于上上怒曰
夫謀逆者只論謀與不謀豈論成否耶因覆令會法司
及錦衣衛鎮撫司從公究詰且謂司聰縱非以筆死曹
祖服毒死想當時有主使容縱之者宜併追論時屢詔
趣具獄尚書聶賢俱謂司聰以絞死曹祖及鼎爲妖言
與眾等私相傳語謀不軌延齡逆謀雖無左證而僭侈
多端兇殘成性罪應論死其兄鶴齡居第相連坐視不
諫責亦難辭馬景等按律各罪有差獄具上曰延齡犯
在十惡其跡甚明宜從重典第告變人亡無憑質証今

但以多殺無辜，僭肆不殺之罪，按祖宗法誅之。鶴齡同惡相濟，姑革其爵，其奴馬景傳用妖言罪死。○十二月冊立諸王。

甲午嘉靖十三年正月，廢皇后張氏冊德妃方氏爲后。○二月祀大學釋奠先師，進諸生橫經布講，學官賜帛有差。○兵部以亂卒未平，又有虜警，請差科臣六人，郎司六人，分詣各邊，召諸勇敢以資軍實，報可。○金星晝見，光耀與日爭明。○四月北畿巡按李新芳按廣平，門卒殺毆新芳驚悸，謂知府李騰霄謀殺之，飛檄徵兵，購擒騰霄，遂收經歷吳尚質，榜掠備至，勒吐騰霄叛狀，送經以誅。

逆播入城
發獄想亦
僭例耳以
一驚之故
送經以誅

反逆守令
以子教阿
與勝地

國與六難
情形了了
國朝論遠
老翁事矣
簡明切至
不得不推
此為第一

不從種之死從收知縣周謐下獄檄推官楊經鞠之經
承旨誣謐謀殺部使律斬遂以上聞又遺書巡撫周金
共濟金不從騰霄周謐亦各訴冤帝命新芳回籍而
收楊經訊之周金巡賈東士民遮訴謐枉經懼匿芳署
芳携經走周金効芳舉措乖違構謬妄報下都察院議
○科臣董懷理言國初軍餉倚藉屯鹽今屯田不興其
弊有四胡馬充斥疆場戒嚴時不能耕也牛種不足力
不能耕也壯丁亡徙人無以耕也套為虜有虜居內田
居外勢不能耕也管屯者按籍征賦非扣減月糧則照
丁賠補請令各邊募軍給事中會同撫按親歷相度或

創衛所或增墻垣其屯丁或因土著或募新軍或徙附近給以牛種待開墾成熟然後收租安邊足用無踰于此鹽法大壞其難有六關中不得米價騰貴召糴難也勢豪大家利權專擅報中難也官司科罰吏首侵索輸稅難也定價太昂利不償本取贏難也下場挨掣動以數年牛支難也私鹽四出官鹽壅滯市易難也司鹽者因設餘鹽以佐之餘鹽利厚商固樂從然不以開邊而以解部何益軍需故欲通鹽法須先處餘鹽欲處餘鹽必多減正價正價減則私鹽自息私鹽息則正鹽自行正鹽價輕既利于商餘鹽收盡又利于宦商寔俱利而

建皇史宬

級員振功
邊情大懼
如此第幾
邊民首何
寧而遭此

國課充矣命核報○五月內苑先蠶塋蒨成進絲○上幸南內御重華殿召張孚敬李時入見以黃紙御書宣宗輿地圖詩一章白紙御書恭和輿地圖詩一章以示○六月西苑河東亭樹成上親定額名○建皇史宬于重華殿西貯九朝寶訓及實錄○翟鸞以憂歸八月虜自七月入榆林塞大掠總督唐龍徵兵尾之弗敢前吉囊率衆出花馬池乃邀其老弱及掠我人畜斬首四百五十四以大捷聞命賞龍等有差巡按以冒功劾不問○十月建九五齋精一堂爲祭祀齋居之所命孚敬于東室繪敬一二字及誠意正心四字西取漢文

帝止輦受諫唐太宗納魏徵十思疏為圖于是乎教等

恭詣恭默室脂龍馬神龜丹鳳三圖復譔賜觀文華殿

頌及詩以進 上優詔答之○侍讀廖道南進九五齋

恭默室頌因請御製詩文增入廟典從之○十二月田

州巡檢盧蘇殺其主岑邦相盧蘇矜與後功益肆專橫

漸與邦相隙陰令黨刺之不克邦相糾黨伐蘇敗還蘇

乃攻邦相殺之都御史陶諧言邦相死無後立其子芝

猛仲子邦佐爭立亂作事聞下督府及蔡經代撫亦曰

兩江苦兵革从矣邦相逐母虐下蘇為衆殺怨耳其勿

問官之如故諸上官指膺嘆曰殺人不罪秋主無刑吾

問官之如故諸上官指膺嘆曰殺人不罪秋主無刑吾

道南科名
文學與
為吏人之
冠當時以
守制衣絲
為上所
賜校
獻於何
也哉
不討
蔡經
大并法
上官之
長是

輦手足腎腸皆懸于僕妾矣。

乙未嘉靖十四年。○正月以御製元旦詩一章示張孚敬李時郭勛汪鉉夏言等命具之。○瑞雪降夏言進時

玉賦。○改建世廟于太廟左方。○莊肅皇后崩。

武宗后也。

夏言請定七用曰。復古廟制太廟南向太宗特建文祖世室爲百世不遷以下昭穆各三廟。帝從之曰郊祀

數殘矣。廟制未成尊祖敬宗之道謂何其速建之。○改

吏部主事唐順之翰林編修以病請歸。上曰順之方

改史職校勘訓錄輒自稱疾令以原官罷不叙。○三月

禮部請大行莊肅皇后謚乎敬以爲宜用二字四字夏

上雖繼統
不繼嗣然
大統皇后
豈可祇平
學故知孝
世廟而忘
武宗似不
可爲訓

言李時以爲太少王廷相以莊肅武宗似應一體覆轡
謂累朝事體在所當遵上不悅以事嫂無如事母之
理遂用六字孝靜莊肅惠安毅皇后○廷談進士士
親閱卷定名賜韓應龍等三百二十五人等及第出身
有差○上日講畢召輔臣張孚敬李時見于文華殿西
室因言今年選庶吉士只用一人教習時曰此須重有
德行者不必專重文學上曰有德行者方可爲人師
範文章是末藝耳時因薦學士蔡昂上問前顧岡臣
教習如何曰老成停當上復言六部也須得人而吏
部都察院尤爲緊要因博議諸臣謂王廷相好梁材甚

正聶野補德。秦金覺已衰矣。後言汪鉉事無定見。昨考察未免虧人。乎敬曰。鉉近在部。時與霍韜爭辯。上曰。

鉉終達事宜。若韜作尙書部事。須盡壞耳。時因請舉先朝午朝之典。上曰。先朝仍有晚朝之儀。乎敬曰。午朝

驟難復。不若時常宣召大臣于文華殿。贊問政事。時曰。不但贊問政事。亦可知人賢否。皇上天資英明。臣下

有一言欺蔽。無不覺者。臣等亦在側侍班。上曰。也着科道官侍候。廷試後舉行。祀天重器成。召輔臣同赴

重華殿。瞻看。命各爲賦以紀之。曰奉制紀樂賦。上親展宸翰。作紀樂同述詩一章。序一篇。鉉請命名刊布。

思遠之院
殆終莫有
其匹也

上欽定爲御作詩○四月孚敬以疾乞休 上遣中官
賫藥及手札諭之曰古有剪髮療大臣疾者朕合藥數
味自飲輒效茲賜卿一服以此得愈庶慰朕懷孚敬奏
謝遣行人勅送歸里月廩興臺存問有加○七月貴州
諸生附試雲南道里難阻禮科田秋嵩就本省開科定
解額雲南四十人貴州二十五人○初設太倉鎮海二
衛

弘治十年正月始設太倉州首領崇明二縣正德七
年七月又募兵備副使一員駐劄太倉以備防禦院
而裁革嘉靖三年屢請復設未果今議太倉崇明江
陰通泰沿海居民視海洋爲莊衛據沙州爲巢穴不
往往招集亡命聚衆兇奸與販私鹽流劫商賈而其
海洋駕使則來如鬼魅去如風雨及至官軍知而捕

提則已得利而歸動經千里莫曉踪跡若非覺察于巢穴之所計處于根柢之近則大奸巨滑倏去倏來者誠爲不可必得後設兵備則使一員專在太倉監割行事

遼陽戍卒亂詔謫巡撫都御史呂經戍邊時管操都指揮劉尚德查覈屯田侵占諸卒不便者遂倡亂誣都御史呂經重歛剝軍聚衆爲亂欲執尚德殺之尚德走免乃圍經署鼓噪不已經惧踰垣諸卒執之置都司署內閉錮之事聞兵部尚書張瓚懲大同之變竟以激變坐經謫戍邊經得戍邊報還入廣寧治裝都指揮袁璘素諂事經擬叩諸軍月糧草料爲飾裝計其悍卒千查兒等徂遼陽前事鼓衆倡亂知繫獄張孝兒怨經乃刳出

惟前史不
能致有
日之異然

獄率衆挺持排門直入執經數其罪同娼婦桎梏之公
膝私僮俱縱火焚之延燒公署及儒學取經窘辱備至
復繫于獄遂挾管糧郎中李欽吳及鎮守太監王純具
奏侍郎黃宗明言前者遼陽之變固生于有激有重後
苦役皆已改正茲翳然而起誰復激之不宜復貸請令
代經巡撫韓邦奇督兵壓境取其首惡兵部覆議請遣
官逮經及有罪者下御史問邦奇不必行旣而錦衣官
校逮經者至廣寧詣軍疑駕帖非騰黃是詐爲謀脫經
後乘亂擁經併官校悉置廣寧獄總鎮官諭以禍福乃
出官校踰二日巡按御史曾銑遣人宣示諸軍始出經

付官校行。于是銑乃劾奏諸軍及總鎮官兵部侍郎林庭擢請親詣廣寧訪捕報可。亂卒趙剗兒于蚩兒聞侍郎林廷擢至。惧不免。合謀脅衆爲亂。俟廷擢至開城門要赦恩及給賞。如大同例。銑乃密刺首惡名潛授方果。遼陽令副總兵李鑑等。廣寧令備禦韓承恩等撫順令備禦胡承恩等。刻期擒捕。于是剗兒蚩兒及五經等。同日被獲。銑因具奏言遼東之事始因激而倡亂。雖無素謀。既負罪而逞兇。漸成不軌。去情不可假情。不可縱大同之變。處陝西之變者。啓之李瑾之變。處張文錦之變者。啓之。蓋小醜習于耳目。自謂凌辱命臣。賊殺至

起內郡民
夫充役又
多事矣

濟危而下
多事于佛
此舉真大
聖人之作

帥不過如此我軍何忌焉。今宜會議嚴實。悉從重究。毋
事始息。上嘉納之。日銑設策弭亂。忠盡可嘉。待缺擢
用。詔悉如銑議。○寧夏鎮巡張文魁奏。虜酋吉囊俺
答糾衆于花馬池等住牧。意圖入寇。所有邊牆俱應脩
築。第該鎮官軍勞憊不堪。興作乞量起內郡民夫充役
及發帑濟用。傳禦報可。○召費宏入閣辦事。
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宮併煥大善殿金範佛像。
上召武定侯郭勛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看大
服千善殿有金銀鑄像夷鬼淫褻之狀鉅細不千餘金
枯朽金玉匣藏貯名爲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推裂青

世廟留心
萬幾復讐
意制作其
中作歌
較前王甚
富

僞僞亦不下千百言請焚之草野不得清留宮禁
以永杜愚民眩惑之端功德罔極上曰卿說得是朕
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而不欲觀愚曰奇異必欲奉
之雖埋之將來必有竊它以惑民可別識除言請將佛
骨佛牙併金銀銅像付之火以滅其迹奉聖旨使着
煨銷○九月上御無逸殿東室召費宏李時曰此日閒
暇與卿等出遊因命出觀東壁書無逸篇北壁劉皇考
所作農家忙詩上取其後述王業以農功
東壁書七月詩北壁則上所咏豳風圖是
亭二碑上自製文述創業殿廷之故而自
光切宏

因薦姚鏞爲三邊總制。上命賜酒飯送行。

罷吏部尙書汪鉉下給事中薛宗鎧御史曹鼎諫詔榜

詆降給事中孫應奎御史曾達等各一級調外任。先

是宗鎧應奎交章論鉉奸邪誤國鉉上章自理。上慰

留之召費宏李時論曰鉉九卿之長被論如此何顏立

朝且又不肯自陳如國體何。二臣遂以。上意諷鉉

始引疾賜還乃出卿等疏責諸臣廷杖降級有差

十月禮部尙書汪若水奉命祭告。祖陵因獻祖陵頌

十章。錄平遼陽廣寧功。陞巡按曾銳爲大理寺丞。餘

賞賚有差。費宏卒。贈太保謚文憲。○十二月延津

民李拱臣自言有女端麗堪充下陳夏言請擇日選視
帝曰郊享之初淑女適至天意也不必選擇命進大內
丙申嘉靖十五年○正月三邊總制唐龍請勅甘肅守
臣積芻糧閱兵馬立重賞募勇敢令人分番海上密探
進兵之路與住牧之所戒諭屬夷勿與通謀構之爲間
謀布之爲聲援伺虜間隙爲兵進止則河西腹心之疾
可已從之○廖道南言九廟肇成謹譔裡領上獻命付
史館○三月上駐天壽山行殿召郭勛夏言諭曰適
過沙河一帶居民鮮少田地荒落皇陵在此要人守
護卿等如何處之時曰昔丘濬曾議京師當設四輔以

大得功烈
思親至

臨清爲南昌平爲北分荊州保定爲東西各屯兵一二萬以護京師今若干昌平添設一總兵南護京師北護陵寢增設軍馬自然軍民稠密上令勘議以聞

四月上謁七陵還遣成國公朱鳳祭孝陵英國公張溶祭顯陵○行大禘禮上親詣長陵獻陵景陵閱視諸郭勳等曰景陵規制獨小又多損壞其于我宣宗皇帝功德之大殊爲弗稱當重建宮殿增崇基構以隆追報○癸丑駕還京○詔求紅黃玉以禮神○端陽節晏百官奉天殿賜勛時言艾扇牙扇等物頃之上遊龍舟命勛等各登舟給酒饌復賜宴無逸毀

八月虜酋吉囊率衆牧賀蘭山後分寇涼州副總兵王
輔率兵逐之塞外孤山墩戮酋長一人斬首五十七級
獲馬百四十匹已而虜復入莊浪境總兵姜輿馳兵再
戰再勝虜騎大集輿伏兵全口洋北虜追之遂陷伏中
斬首七十餘級獲馬二百匹捷聞陞劉天和左都御史
賜璽書褒賚餘陞實有差帝如天壽山遷孝肅
太后神主于裕陵孝穆皇太后孝惠太皇太后神
主于茂陵各享殿○十月戊子皇次子生○十二月奉
太宗神主于太宗廟列聖神主于昭穆廟翌日奉
獻皇帝神主于獻皇帝廟上兩宮徽號若郊廟社稷

閏十二月更世廟爲獻皇帝廟。○張延齡上疏自明。上以延齡罪重，責奪通政司俸，因怒謫刑部主事沈椿等有差。先是提牢者以延齡係戚畹，不令入重獄。後代者遂襲其故，脫其桎梏，益寬假之。延齡在獄，嘗書聖學心法一幅題君道不明，賞罰于其端。上諭察知之，令備查先後提牢官更執付錦衣拷訊。下都察院擬罪。都御史王廷相議延齡怨望，當比子歸父者律，仍前候斬。主事沈椿等二十四人俱贖杖。○冬至上祀天于圓丘。丁酉嘉靖十六年正月癸卯，皇三子生，是爲穆宗皇帝。命塞天壽山東西通責花築路，車駕發京師，視金山建。

造行宮。○四月車駕還京師。○安南國黎寧奏稱貢使不通由莫登庸不軌道路阻截請討。上差官勘覆以聞。上命復起都御史毛伯溫到京。令之赴任。征討安南。○五月雷震謹身殿鵬吻。○吏部尚書汪鉉卒。○加授致一真人邵元節。禮部尚書以禱祠皇嗣生也。以嚴嵩爲禮部尚書。御史桑喬劾之。嵩疏辯。科臣胡汝霖復劾穢行旣彰。招致論列。不宜具奏自明。得旨。今後大臣被論。宜目省愆。不得強辯。○七月科臣田濡陳弭災三事。請賜矜宥。馬錄楊慎王元正劉濟豐熙邵經邦呂經馮恩等八人不允。○八月南科尹相劾霍朝欵慢。

怨望丁祭而縱飲太常、有戾官守、下吏部覆覈、令各奪俸。○雲南巡撫汪文盛與黔國沐朝輔重募南夷刀鮮、爲伺察、獲其謀者阮景等八名、僞印一方、大誥一通、奏聞。上曰、登庸篡立、僞作大誥、罪在不赦、提兵討之、不鮮等授以官爵。○九月、嚴嵩劾應天試錄策問、郊祀語、含譏訕而、同考試官不書名、大不敬、又摘廣東錄語多不經、命逮繫典試江汝璧、歐陽衡、廣東巡按余光俱詔獄、餘官所在卽訊、貢士不得應試南宮。○十一月、南禮部尚書顧清卒、謚文僖。○十二月、侍讀郭維藩上、念請讀勞、特賜祭葬。

戊戌嘉靖十七年 正月 帝祈穀于大祀廟。○禮部
請正文體禁引用莊列不經語詔可。○二月 帝如大
壽山祀陵。○三月 廷試賜茅瓚等三百二十三人進士
及第出身有差。

時廷對內閣初擬吳人陸師道為第一上親閱卷
御批改為二甲第五取袁煒為第一文華宣讀已出
上復得瓚策讀之稱為奇才急召閣臣夏言李時入
收袁煒為第三親批瓚為第一瓚浙江錢塘人王維
治稱其為中自信謙大體口不好辯而黑白分明
其為祭酒教養至衆廉不領其德者因其處屬洞豁
人皆見之乃相服也卒以杭直不阿與分
宜相左故不得大拜官止吏部左侍郎

四月李時夏言郭勛扈駕諸天壽山回駐沙河行宮言
厨中失火延燹三人行帳上以言不可放失命其增改

以副簡任○武定侯勛請復鎮守內臣給事中錢薇奏
曰勛際遇風雲漸假羽翼無所顧憚黨復鎮守以樹腹
心謀封安南以攬辟福借藥材本色爲詞而收三大營
軍士之心擅題指揮張爵等十人而奪兵部之權勛又
勅員外皇甫汭任意倫安首犯新例人臣得自著新例
上不知有朝廷矣請默勛以收威福○

○大旱帝躬禱御製祝文焚之不應復于宮中默禱
大雨豐足羣臣表賀○六月通州同知豐坊請建明堂
加尊皇考獻皇帝廟號稱宗以配上帝嚴嵩等言
秋享之禮國典有缺委宜舉行若以功德論則宜文皇

以親諭則宜皇考至于稱宗之議恐有未宜不敢妄議
嵩又言考秋享成物之旨嚴父配天之文皇考配享允
合周道 上嘉納之○虜酋吉復犯河西劉天和率所
部禦之斬首八十餘級陞天和兵部尚書總制如故○
九月 上諭禮部曰 皇祖肇造區寓太宗中定艱難
宜同稱祖號獻皇帝躬備大德延及朕身宜薦宗親于
是尊文皇帝爲成祖皇考獻皇帝爲睿宗配上帝詔示
天下○上詣山陵行秋祀禮○十月立冬祫享太廟○
十一月上詣南郊恭 上皇天上帝冊表 太祖聖號
高后慈謚布告天下○科臣顧存仁上五事一廣賢

三才傳金剛經卷下 十一
之思二崇安靜之吏。三重撫按之責。四精考察之政。五
抑邪佞之風。上以仁援。謙禮。誦成諸臣。令廷杖。編輯
爲氓。○冬至祀天子園丘。○山西巡按何贊進勦套虜
之策。一日計以破之。欲使西北諸鎮各出遊奇諸兵分
爲數隊。領以驍將。數往侵擾。使其分救不暇。伺其北寇
宣大。則陝西三邊乘其虛以直搗之。西寇全陝則宣大
二鎮躡其後而窮追之。又募死士以斫其營。用間謀以
散其黨。二日勢以走之。欲于邊境多置墩臺。斥候盛陳
輜重。強弩烽火相接。刀斗相聞。耀兵牧馬。不却不前。示
之以欲戰之形。而又時下詔旨。督勵將領。量煩恤賞。振

所師徒待其兵欲解散勢有可乘諸鎮名以大兵臨之
草薶禽獮使其隻輪不返然其要又在于久任撫臣以
責成效興復屯法以裕邊儲既下兵部請令本鎮守臣
勘議上以其事無可勘報罷○十二月癸卯章聖皇
太后崩壬子駕發京師詣山陵大峪山躬往相視天顏
悽愴號慟諸臣莫不感慨

己亥嘉靖十八年○正月加夏言少師顧鼎臣少保皆
武英殿大學士內閣辦事○勅諭禮部以皇考顯陵建
造狹隘欲躬詣與大臣周閱卜兆重建玄宮擇二月十
五啓行○二月辛丑冊立元子爲皇太子第二子爲裕

文忠孤行
一意發明
大體凡事
亦有特守

王第三子為景王是日午時下有五彩雲現夏言疏賀
帝以慈寧几席未除免賀○張孚敬卒贈太師祭葬蔭
子有加上親按謚法以危身奉 上謚曰文忠蓋特

眷云 張文忠其獨國之純臣振古之人亦故當嚴禮
時舉朝文武公卿百執事三百餘人羣然一跪

而上樓孝廟近庇昭聖口執失程之成說至極門伏
闕哭聲動地其景象何如而以一新進郎中發言中
肯不顧不悚詞嚴義壯卒破千古之謬成聖主之尊
臣荷知眷驟列台鼎慷慨任事清熱成臣田韋侯伯
世襲龍鎮守內臣在開三十年不造一內侍不容一
私謂不濫蔭一子姪吏兵文武二選所指為內閣賢
庫者未嘗有纖芥之私道有不合即奉身而退衣囊
一簞已泯泯泯河既育溫育旋踵復入以行李解而內
顧輕也霍文敏素值直不
得其人而得重文忠云

尚書計贖等各疏請止南幸不允王廷相特疏諫詞甚

小撫按非
其罪也然
以救護之
遲耳

懇至上第以有旨答之。命皇太子監國以宣城伯衛
鏞等大學士顧鼎臣張瓚等協守。○乙卯駕發京師。
四月丁卯夜半行宮火延及御寢帝遑遑莫知所避錦
衣陸炳排闥入負帝出焰中閹婢有焚死者越三日乃
行次亢村行殿復火帝大怒乃逮繫撫按三司官下
詔獄有司繫以示儆。○遣駙馬鄒景和往祭漢世祖諸
葛亮羊祜及武當山神。○庚寅駕抵承天府舍舊邸卿
雲宮謁皇考于隆慶殿。辛巳駕幸純德山降輦稽首
騎登山陵立表于寢陵之北命改營製詩焉。甲申幸
上帝于龍飛殿奉皇考配時守制侍讀廖道南獻南巡
皇明法傳錄
嘉慶卷二
肅皇帝
三

江漢賦命付史館。問陵畢。以大事禮成。御龍飛殿。朝賀。
頒詔天下。壬辰。駕發。承天製思恩賦。念所經供億良。
苦。賜免承天府田租三年。湖廣河南有差。○四月。御史
謝少南言。慶都縣有堯母墓。失于紀載。今乘輿親臨。乞
建廟祀。載祀典。從之。壬子。上還京師。○五月初。上
幸大峪山。閱工。內閣以居守。勅稿進覽遲緩。上因責
言不敬。言具疏引罪。上怒。曰。夏言欺慢不恭。日還宮。
察不愜人望。密疏違式。不鈐賜印。其速以印章。併歷年
諭劄。繳進。母匿。革其勲階。少師令致仕。尋召還。爲少傅。
復入內閣。○甲申。奉聖皇后梓宮。詣承天合。葬于曆。

宗獻 皇帝之陵、上諭禮部曰、南巡因謁陵寢、及視
大峪已畢、然峪地空曠、豈如純山完美、決奉慈駕、南
五月初二日、又奉 聖諭、恭奉慈宮、引發吉日、用今月
十七日子時、奠獻使等官、仍用原定官員、一應禮儀、亦
且用原定者、如有增損、臨時酌擬、但改水程、奉梓官行、
是日梓官由德勝門外東行至通州、輔臣顧鼎臣題呈、
次日成國公朱希忠奉主還京、梓官遂登舟、○建 聖
諭于承天府、榜其城樓曰、顯親達孝之城、○六月、敕成
寧侯仇鸞總督軍務、兵部尚書毛伯溫叅贊軍務、征討
安南、○雷震奉天毀左吻、命修省、○命東宮啓本如

大行龍飛錄

方士之有
據也自元
帝始繼而
四字深矣
以方士得
此明益遠

樂初例○七月頒賜御製大符龍飛錄于文武羣臣及各王府○起故右都御史萬鏗勘處湖貴苗亂○水火金木四星聚東井○南禮部尚書霍韜考功郎鄒守益獻東宮聖學圖冊凡十三事 帝曰此冊語多譏訕無人臣禮姑不罪○是月遼東廣寧衛達軍終伏作亂總兵馬永督家丁三百人盡殲之 陞永左都督○二聖梓官合葬顯陵○八月 熈輔大臣以神主升祔廟享禮成上表奉慰○邵元節卒贈少師謚文康榮靖○大計京官以二月南巡故也○帝諭輔臣曰朕欲命東宮攝國靜攝一二年即可親政太僕卿楊最疏云 聖諭至

此不過信方士調攝耳。黃白之術金丹之藥皆可斷元氣而端拱恭默不遑聲色保復元陽仙壽不求自至。帝怒逮訊死獄中。○虜酋青台吉那林台吉屯牧塞外入掠宣府諸路。參將賈英麾兵而前伏發殺掠士馬無算。總兵汪桓以不援奪兵柄。

十一月大同總兵梁震卒。○尚書溫仁和涓內臣趙慈官舟大不敬。帝怒逮正色戍邊。

十二月虜入宣府及榆林塞守將宋隆死之。逮總兵汪桓獄。○禮科右給事中錢徽言所選官條不宜仍用。○競之徒乞斥去貪邪輔臣以肅人心。敕命在廷會議。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卷二終
佛傳聞德行顯著者。上請母令內閣溫題以重國本。
端輔導。

上曰。既云所選非人。又不明言。何好如之。令創籍。○禮
科右給事中錢薇又奏。陛下以層聖之德。邇制作之
權。禮樂聿新。建役方廣。騷動京圻。催科海宇。大同韃賊。
屯牧未退。三邊套虜猖獗未靖。水旱蝗蝻。天雹地震。日
報災異。二三大臣。不能協恭和衷。而積疑成釁。互發私
邪。上怒。削其籍。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嘉隆卷二終